

语言学者韩晗：我们一定要有母语自信

本报记者王若辰



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

这样隽永的诗句能从日本

漂洋过海而来，和当今日语

修辞关系不大，而是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深刻影响日本

的结果

能够留下的修辞，不是

因为新，也不是因为俗，而是

因为超越历史

语言审美是一切审美的

基础。反之亦然，如果一个人

各方面看起来很好，但

语言不行，这个人还是要打

折扣

一流汉语修辞的标准，

第一是用词须精，第二是措

辞要雅，第三是言之有物

日本友好团体捐赠中国抗疫物资的包装箱上，写着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裳”“青山一道同云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“辽河雪融，富山花开；同气连枝，共盼春来”等等。隽永的古诗，典雅的共情，我外交部发言人称赞这是日本人民“温暖人心的举动”。

在中国互联网上，或是由于过去鲜闻少用，“风月同天”似乎让网友“发现新大陆”，引发一场关于文化传承的讨论，热度“出圈”了。

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“85后”副教授韩晗也参与了这场讨论，“无心插柳”让一个原本“小众”的学术类微信公众号产出一篇“爆款”。韩晗疾呼：传承中华文化，必须“补习”汉语修辞；文化自信，必须守护我们的母语自信。

汉语之美，美在修辞

草地：因为抗击疫情，几句典雅的古诗文“出口转内销”，顺带让很多人再次惊叹我们的汉语真美。作为语言学者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
韩晗：我认为，汉语之美，美在修辞。什么是修辞？“修”是修饰，“辞”是言辞，指的是让人较为舒适地接受你说的话或写的文章。狭义的修辞指的是我们平时写文章常用到的拟人、比喻等修辞方式，广义的修辞则指说话、行文的方式。

修辞，可以说是与汉语相伴而生的。想想吧，我们的祖先多么在乎说话、行文，早在《周易》里就有“修辞立诚”，意思是说话、行文应当表现自己的真实想法。韩愈也说过“修辞明道”，讲的是说话行文要有真情实意，不能满嘴跑火车、满纸假大空。

修辞，可以说是人类从古到今追求美好语言的一条路径。在西方，古希腊、古罗马时期也有一门“修辞学”，主要是培养一个人如何得体地演讲。

在中国，修辞主要体现在古诗文中。能够随口吟诵，引用古诗文，不仅是文化人的“标配”，在草野民间，很多老人也能吟几句唐诗宋词。幼儿就会背古诗，在中国是平常事。

古诗文的魅力，除了朗朗上口音韵美，很重要的就是修辞美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就是神来之笔的修辞。不需要太多举例，古诗文的美，每个人都能自己回味。电视上搞“诗词大会”“经典咏流传”，吸引那么多观众，恰恰说明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是无限热爱。

日本友人的“文化用心”

草地：既如此，为何日本友人“送回”的中国古诗，让网友好像发现了新大陆？

韩晗：这首先是因为，日本友人为表达对中国抗疫的支持，表达“共情”，是认真动了心思的。看似随手拈来的几句古诗，实际上“不动声色”地拉近了与中国人的情感。

相比较，我们中国人在类似表达时，虽然很慷慨很实在，但在巧妙地借助文化力量上，用的心思不多。说到底，我们母语的典雅优美，与日常说话、行文表达，还没有很好地融在一起。

有网友考证，“风月同天”这几个字是日本华

侨写的。我曾说过，千万不要低估华侨的文化能力。世界各地的很多华埠，都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。比如横滨中华街，有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，里面很多生活方式、交往礼仪与言语修辞都保留了古代中国的一些文化特征。

我有一个同学，十几年前在横滨国立大学留学，然后就住在那条唐人街上，久而久之他居然练成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他告诉我房东教他写的，老先生客厅里还高悬清代乾隆年间“父子进士”匾额，是祖上传下来的。

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这样隽永的诗句能从日本漂洋过海而来，和当今日语修辞关系不大，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日本的结果。这是历史事实。比如说十七、十八世纪的日本钱币上就铸造着“宽永通宝”四字。再看明治之前很多“和刻本”古籍，也都是中文的，当时日本很多武士都能写很好的汉诗。就我所知，日本高中有一门课叫“国语综合”，里面会涉及大量的中国文学经典。所以很多日本人对于中国文化不陌生。

日语形成后，中文也在日本流通。日文当中一流的修辞，从流变上讲，既有自身的民族性，也有汉语修辞的影子。被奉为日文经典的连歌，源自唐代的绝句。再比如说，日文当中的郑重语、敬语和自谦语，和中国文化也有一定关系。

守护汉语修辞美

草地：很多网友说自己搜肠刮肚也想不出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这样的语句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

韩晗：一句话，很多人知道什么是丑的，但不知道什么是美的。这是修辞审美教育的第一步。首先你要知道，“今天上门、明年上坟”这种话不能说。那该说什么？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努力。

文化人首先应该行动起来，在传承、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担当有作为。韩愈、欧阳修、范仲淹、李梦阳、梁启超、黄遵宪……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知识分子主动提出改革文风，捍卫汉语修辞，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的重要动力。

我常讲，五四之后，中国知识分子提倡的“白话文运动”，实现了“文化权力”下放，开始消除“文盲”现象。今天，我们不妨再掀起一场“古文运动”，让数千年形成的美好修辞发扬光大，让我们从“会说话”到“说得好”。

草地：您说的“古文运动”，是就什么意义而言的？

韩晗：我说的“古文运动”不是哪个时代的“古文”，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一流的修辞。韩愈的古文运动也是这个意思，是借“古”而创“新”。

韩愈讲古文运动，实际是要改革六朝以来的“骈文”，骈文是什么呢？就是以僵化、华丽修辞组成的一种文体，看起来气势浩荡，但空洞无物。韩愈认为这类文体是“引入坑”的诱饵。

韩愈推崇古文，“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”，其实就是希望恢复汉代之有物、措辞精当、具有真情实感的修辞。

我们今天一些公文和新闻稿中，也出现了批量化的僵化修辞，看似雄浑壮观，但内容非常空

洞，这当然不是好的汉语修辞，而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。

韩愈离今天有一千多年了，这一千多年间，汉语修辞在不断提升，一直到现代，如鲁迅先生、朱自清先生与钱锺书先生，笔下都是一流的汉语修辞。我们应当反对形式主义的文风，主动对标最一流的汉语修辞，守护汉语修辞美。

汉语修辞并非少部分人专享

草地：语言有超越时代和文化的的评价标准吗？中国古代的汉语审美性强，是不是也与诗词歌赋只是少部分“文化人”的专利有关？

韩晗：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，自然“一代有一代之修辞”，但修辞也有超越时代的评价标准。一流汉语修辞的标准，第一是用词须精，第二是措辞要雅，第三是言之有物——这里的“有物”可以是客观之物，也可以是“心中之物”。所以，汉语审美性是否只在诗词歌赋中，只是少部分人专享，我看未必如此。

古时候老百姓的用语也很简单、朴实，但也不乏一流的汉语修辞，在很多话本小说里都可以看到。比如说元曲中的例子，“有人问我事如何？人海阔，无日不风波”“不分好歹何等地，错勘贤愚枉做天”，等等。王国维先生评价“元风实于新文体中使用新言语”，元曲本身就是民间俗文学。

宋元话本小说，比如《快嘴李翠莲》《三国志平话》，里面很多精彩的句子，都是来自当时民间的一流修辞。

当然，也会有一些粗鄙的俚语、骂人的脏话与一些低俗的段子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经常拿来调侃的李逵那句口头禅“鸟”，因为李逵没谈过什么书，他说的很多话也代表了当时底层民众说话的方式，我想这些不雅的修辞当然是不必被推崇的。

能够留下的修辞，不是因为新，也不是因为俗，而是因为超越历史。比如晚清时中国从日本翻译了很多专业术语，最终超越了历史，根植于汉语修辞当中。而许多俗语，却没有留下来。

现在网络语言里有无超越历史的词？我想可能是有的，比如说“给力”。但是像“真香”“奥利给”我想是不太可能的。至于像“尼玛”“卧槽”之类，它们的命运一定是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，没得商量。

语感比语法更重要

草地：守护汉语修辞，基础教育应该做些什么？

韩晗：我认为，目前语文课本里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作品仍不够多。我觉得整个家庭教育与教育系统，应该将语言教育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。语言特别是修辞，它不是用来应试的，一旦应试就会成为僵化的模式。

你看古代科举的八股文，并没有传世之作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应试的模式化之作。无论是英语还是中文，我们的学习路径都是有问题的。举例而言，我们学习一种语言时，特别看重语法却忽视语感，这是修辞学习最大的问题。

语言不是数理化，而是活的，是可以玩味的。语法固然重要，但是语感更重要。所以一定要读最一流的修辞，培养最好的语感。汉语英语都是如此。

我中学时英语成绩并不好，后来通过小时候培养汉语语感悟出了门道，靠自学把英语学好了。怎么学？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剧本、华兹华斯的诗歌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散文，你看人家怎么造句子的，你就怎么用，这就是对标一流修辞。

我对自己的孩子没有特别严格的修辞教育，而是鼓励她自己读书，我只负责帮她遴选书。读书是自己的事情，首先要读最好的儿童文学译本和古诗词，以后我会让她读一些古文，这些都是一个中国人的必修课。

草地：语言表达优雅、讲究了，会带来那些改变？

韩晗：语言审美是一切审美的基础。反之亦然，如果一个人各方面看起来很好，但语言不行，这个人还是要打折扣。

有一年，我遇到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女明星，优雅谦和，举止端庄。席间，我们几乎同时出来到餐厅的阳台上接电话，我突然听到她蛮横地一脚踩在阳台的椅子上，然后用方言对着电话那端骂人，各种污言秽语如连珠炮，简直不忍卒听。我一下子就知道了，她展现的一切“美好”都是被训练的，或者更通俗来说是“装出来的”。

说到底，语言既是一个人、一个民族灵魂的外衣，更是一个人、一个民族最难掩饰的灵魂。

语言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

草地：如何创造一个好的汉语审美环境？

韩晗：毋庸讳言，我们现在的汉语审美环境是存在问题的。

一是世界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存在“语言霸权主义”，让我们的语言“承压”。比如，现在一些高校对教师出版英文专著、发表英语论文有更多奖励，其实学术成果的质量，与用何种语言写出来并不存在任何关系。

二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书面语言标准的变化有得有失。得，是白话文实现了“语言权力”下放，尤其是书面语言的通俗化大大促进了文化普及，是一件好事。失，是在通俗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庸俗化，到了网上，“典雅”似乎越来越曲高和寡，“猛话”则越来越大行其道，甚至出现了“口号诗”等奇怪的文体。

三是互联网时代“新型世界语”的出现，对很多母语构成了威胁。举例而言，国际通行的表情包，就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语言本身的符号意义。而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，如果“切香肠”一样被不断抹去符号意义，实际上是在不断减损我们语言背后的文化密码。

我们要打破“语言霸权主义”，当然不是要拒绝英语；今天我们汉语修辞出了问题，也不能说是学英语造成的。我们不但要学习英语，有机会甚至还要学习更多的语言，但必须树立一个基本心态：作为中国人要知道，我们的母语，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。一定要有母语自信，守护优美典雅的汉语修辞。语言自信，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。

疫中忽忆李白与“天下第一楼”

徐剑梅

华盛顿寻常周日，窗外白云如絮，渐黄昏，落日熔金。独坐思乡，取架上诗，忽觉李白吟咏黄鹤楼诗句甚多。古往今来，纵有比诸仙李白更爱黄鹤楼之人，必亦鲜矣。

黄鹤楼乃武汉地标，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（223年）武昌黄鹤矶上，俯瞰大江，与江北龟山遥对，相传仙人“驾黄鹤还憩于此，遂以名楼”。此楼向有“江山第一楼”之誉，历代屡毁屡建，终毁于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。

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江城之际，网上流传黄鹤楼于1874年即被毁十年前的旧影，惟见长江浩浩，一楼秀出天地，独立苍茫。

1957年武汉建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黄鹤矶。今日黄鹤楼，于1985年使用钢筋混凝土建成于武昌蛇山。非复旧址，亦非旧观。

距今约1300年前，唐开元天宝年间，崔颢（约704—约754年）游武昌，登黄鹤楼，感慨赋诗。据元代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一载：“及李白来，曰：‘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’无作而去，为替匠斂手云。”

李白一生至少三登黄鹤楼，有诗为凭，即他晚年遭流放后写下的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。这是迄今所知李白最长诗篇，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即出自此诗。

这首自传体五言古风，诗人回顾生平遭际，对黄鹤楼的情感，岂止于没有忘记：

一舂青客，三登黄鹤楼。
顾惭称处士，虚对鹦鹉洲。
樊山霸气尽，寥落天地秋……
送此万里目，旷然散我愁。
“三”，未必实指，很可能次数更多。即便仅三度登临，太白涉黄鹤楼之句已然俯拾难尽。传诵最广的自然是在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

陵）：

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
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
大约是在武汉封城进入第二个14天时，有人把这首诗改编成苦中作乐的段子：“烟花三月下扬州，我愿三月能下楼。”

最沉郁的，是李白晚年因“附逆”遭流放，途经武昌，登黄鹤楼与友人黄钦听笛，时年57岁上下。诗人逝于61岁。

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
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
落梅花，即古曲《梅花落》，笛声随风吹散，如梅花落满江城。

武昌的梅花曾经散落房前巷尾，路角街头，是幼时寻常风景。记忆中人人皆惜花，并不折枝。那时常停电，家家备有蜡烛。

幼时冬日玩乐之一，便是和小伙伴寻烧剩的红白蜡烛头在铁皮罐里烧融，待不甚烫而仍柔软时，以指尖顶入，取出即如梅花朵朵，粘于枯树枝上，如红梅白梅绽放，在阴寒的天气里带来一室春意。

黄鹤楼如黄鹤飞、梅花落，翩然纷然，散入诗仙的长短句：

有诗人身在江城时所作《江夏送友人》：
雪点翠云裘，送君黄鹤楼。
黄鹤振玉羽，西飞帝王州。
有《江夏寄汉阳辅事》：
江夏黄鹤楼，青山汉阳县。
大语犹可闻，故人难可见。
有《江夏赠韦南陵冰》：
人闲还心闲，苦辛长苦辛……
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，
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。
赤壁争雄如梦里，
且须歌舞醉离忧。
……

更有诗人身在他乡，亦念念不忘时的《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》：

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。
手持绿玉杖，朝别黄鹤楼。
还有《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》：

君至石头驿，寄书黄鹤楼。
开城识远意，速此南行舟。
《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》：
昔别黄鹤楼，蹉跎淮海秋。
俱飘零落叶，各散洞庭流。
《峨眉山月歌》：
月出峨眉照沧海，与人万里长相随。
黄鹤楼前月华白，此中忽见峨眉客。
《江夏行》：
去年下扬州，相送黄鹤楼。
眼看帆去远，心逐江水流。
《送崔嵬之武昌》：
黄鹤西楼月，长江万里情。
春风三十度，空忆武昌城。
……

少时诵李白《春夜宴从弟桃园序》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也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也。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古人秉烛夜游，良有以也。况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……”

那时候不懂，明天和意外，无人知道哪一个会先来。

其实，黄鹤楼门票价格高昂，已多年不曾去过。自小因父母同学皆外来户，不曾把自己当武汉人，甚至不大会说武汉话，北上求学工作之后，对珠链般荷塘已被高楼取代的今日江城，处处感到陌生。

新冠病毒肆虐之时，却忽然发现牵肠挂肚的身份认同。一生如萍的根，终是系在这座江城。东湖、磨山、琴台、归元寺、江滩、黄鹤楼……此时时空荡荡，日暮乡关何处？



▲1月26日拍摄的武汉黄鹤楼和长江大桥（无人机照片）。新华社记者熊琦摄

梅花、樱花、栀子花，石榴花、荷花、桂花……

昔日花下之人，你们可还安好？
来年湖光山色依旧，花依然开，人依然欢声笑语立花前，黄鹤楼想必也将再度人流如织。活着，总得尽量正常地生活，不能总往回看，不能

沉浸在悲痛里，甚至需要狂欢来把悲伤和惊悚忘记。

然而，终究是会有不同吧，也必须要有不同吧。
眼看帆去远，心逐江水流。
送此万里目，旷然散我愁。